

蚕姑娘

叶虹著



目 录

中秋之夜	1
蚕姑娘	11
保青	18
最后一家	24
扫雪老人	45
轮船上	50

中秋之夜

星期天，柳玲剛由學校回來，她一路盤算着。已經是第三趟了，每次抽出工夫來找王愛華，他都說“沒空、沒空”，愛理不理地，真有點兒“那個。”那回子，事先約好了，碰到頭，又是眼不離帳簿、手不離算盤，的的篤篤地，旁邊圍着一大團社務委員，說是要等着結帳，要做到什麼“日清月結”哩！還有一回，在屋前屋後找他，連個影子也沒有，柳玲嘟着嘴，倒打算走了，在路旁的豬圈里，突然發現他，褲腳管上染滿了泥漿，低着頭，同社里的一個飼養員，忙着替豬子打防疫針哩。兩個人談豬子談得有滋有味的：這個說“這是約克夏種啊！”那個長着胡子的飼養員，在豬圈欄上敲敲烟袋斗子，還細着眼睛說：“種田不養豬，秀才不讀書”“養豬不賺錢，回頭看看田”“豬吃百樣草，只怕你不找”，還談什麼窮養豬，富養豬，好象養豬也是一門大科學似的……她忍不住噗嗤笑出來。

離會計的房子還有半里路，跨過小虹橋，迎面遇到楊四嫂，她頭上頂塊白花毛巾，臉晒得紅紅的：“小玲：稀客呀！”不等柳玲回話，就從身邊掏出一個紅面子的小本子，嚷着：“細姑娘，你猜猜，我做了多少工？”另一隻健壯的手，伸展開五個指頭：“五十個！”她怕柳玲不懂這意思，補充說“五十個呀！我的細姑奶奶噯！一個工聽說一塊半，我不會算帳，你算算，派多

少!”

柳玲翻翻眼珠，心內念着口訣：“五五二十五，一五得五”
嘴里馬上說“七十五”。

“是啊！再添几个錢，就买到条牛啦！”四嫂子說：“我現在放心啦，以前，一天做下来，心里就发愁，社里又沒人好好記帳，單凭記在板油上，能記得多少？將來一抹烏，怎样好？談到上半年，笑話可多啦！开头用豆子，做一工，丟一个豆子，大工用黃豆，小工用菜豆，副業工用紅小豆，想不到被老鼠偷吃掉几顆，倒头帳一直算不清楚……”柳玲听得格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不要笑呀，細姑娘。”四嫂子习惯地用圍腰布揩揩手，一手拿着紅本本，用另一只手的食指头在上面点点：“后来用綫香，在紙上燙圈圈儿，燙得不好，圈儿燒連在一起，就沒处算起，記工員刘小桂粗心浮气地，把張紙燒去一大半……这些，都是过去的陈帳啦，现在是天天記清，月月結帳，清清爽爽地，每人有个紅本本，也真多亏了你那个哩！”

四嫂子眨眨眼指了指會計住的房子：“也够苦的了！哪一天不忙到半夜，到晚上，別人都睡，最后亮着的，就是他那个玻璃窗子！也难怪，別人替他起个綽号叫王半夜”

四嫂子把劳动手冊用藍布包起来，朝着一直被她逗笑不息的柳玲，挤挤眼睛：“几时到我們社里来，也多一把手哇！”柳玲忙用話岔开去：“到你們社来？我們还要办高級社喃！”四嫂子拍拍她的肩膀：“可不要把我們的小會計拉了去呀！”四嫂子忽然象記起一件事：“不多說了，今天是八月半，不要耽誤了人家的团圓。”呵呵呵！四嫂子一路笑着走了。

柳玲的臉被笑得紅紅的，直到笑声越过越远，最后终于听不到了。她又想道：“合作社的會計，就当真这样忙么？”今天，又是星期，又是中秋节，一定要好好抽个工夫，和他詳細談談。

柳玲把闊边的草帽推到腦后，抬起头来。秋天的天空，又高又藍。左边的田里，晚玉米都長到人把高，伸出来的拐子有筷子長。右边一大片棉花，一朝来开得雪雪白。靠河堤边的一块稻，長得熟透了，沉甸甸的穗子都睡倒在田里。前面走到一棵老槐树底下，記得春耕的时候，农业合作社才組織起来，“谷雨早，小滿迟，立夏正当时”，正在忙着种棉花。王爱华才从学校毕业不久，就靠在那棵槐树边，沒精打彩地拾起小磚头，无聊地擲那些河里的游魚。水上的波紋被冲破了，那些悠然自得的游魚惊慌地逃散。王爱华嘴里叹息着：“要做牛指导员，捧老牛屁股了。”后来，他无可奈何地做了个會計。那时，自己是‘鉄嘴豆腐心’，心里同情他，嘴上还劝他不要輕視农业生产哩！現在，棉花要收了，玉米長胖了，他也变了，当个會計，打打算盤，一天到夜，划圈圈儿，二一添作五，三一三十一，搞出了滋味！把人都忘了。真是，天变一时间，人变眼一眨呀！

过了虹桥，就是新路农业社，綠楊树叢里豎起了高高的竹杆，柳玲曉得那是裝的县里送給合作社的收音机。場上挤滿了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象是忙着打場，又象是晒什么东西。

轉过池塘，便是一条小路，柳玲怕人又开玩笑，想从小路轉到爱华的會計室里去，那知，小路也并不好走，熟透了的稻暈倒在田埂上，一边走还要一边扶起来，池边上碰到一个个积肥的泥塢子，蒸发出潮湿腐熟的泥土气味，草叢里的青蛙被

惊动得朝水里直跳，安静的白鹅也转过头来“昂昂”地叫，它将头鑽到水里，再冒出来，水珠儿就顺着雪白的项、背，朝四边翻滚。柳玲向它瞪瞪眼，心里骂了几句：“鬼东西，吵什么！”

場上的人集中精神忙活計，並沒有注意到她。柳玲把凉帽推到背后，攏了下头发，走过會計室的窗子旁边。牆上的公告欄內，貼着試算預分結果的公布表，她也无心去細看，只是朝窗內看了一眼。心里不禁想起楊四嫂子提到的“王半夜”这个名詞。

說起“王半夜”，倒真是远近聞名了。王爱华当了會計，兼了社里的收音員，参加了畜牧訓練班，学会替猪子打打針，用什么肥皂疗法，医医猪丹毒，一身兼三員，工作是确实够忙的。为什么？不会大家分分工嗎？用刘社長的話說：“就是为的社員的文化水平不多。”一个人忙几件事，当然不得开交，特别是才学习，头难头难，开头都是难的，所以工分帳，常常留到晚上搞。每夜的灯光，就透过玻璃，照到門外的小路上，不管是雨天、风天，別人都安息了，社員們經過一天的劳动，发出甜甜的鼾声，牛在欄里輕悄悄地嚼着草，而王爱华，还在灯下盤着一天的帳目，有时头腦发脹，就用冷毛巾淋一淋，新路社的社員們都知道社里有三个“忙半夜”：一个是支部書記刘天玉，一个是社長楊大林，再一个是會計王爱华。現在，他正在忙着結清每戶的工分帳。

柳玲轉到門口，那門上貼着副对联：“合作起来，奔向社会主义！努力工作，縮短过渡时期。”她推开門，一只脚踏在門檻上，半开玩笑地問着爱华，“王半夜，忙半夜，半夜忙不够，白天

还要忙？”

爱华丢下了鋼笔，兴奋地招呼她：“哦！今天是星期天。”

柳玲用手摸摸摆在桌角上的那架收音机，鼓嘟着嘴：“你还記得？你腦子里只有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”，她翻弄着那只新买来的电池，念着那上面的字：“空气甲乙組合电池”“大团结牌”爱华忙介绍說：“这是新产品，百貨公司才供应的，25块人民币，据說可以用五百个小时。”

柳玲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書，說这是我替你借来的“海鷗”，又說：学校里的青年团，打算在下星期天，組織人到你們社里来参观，还要請你介绍参加农业社工作的体验哩。并且，題目都出了……她故意頓了一頓，等他問：“是什么？”

“是——？”

“嘻嘻，是王半夜怎样当會計！”

“这又是你‘照顧’的好事情！”

桌上堆滿了帳冊，还有一堆紅面小本子，上面印着劳动手冊，牆上挂着农业生产的挂图：棉花怎样整枝摘心，怎样点灯誘蛾。还有面獎旗——是獎給模范會計輔導网的。桌子的另一角落上放着一只綠漆的鉛皮喇叭，柳玲淘气地拿来套在嘴上，輕輕地一字一板地說：“王——半——夜——同志，今天中秋节，請你出去玩玩，好——不——好？”

爱华为难地說：“社里要結帳，白天沒工夫……”

这时，門前响起了洪亮的声音，这是吊在高树上的那个喇叭在嚷：“好消息，今天晚上七点半，电影放映队，放映‘春风吹到諾敏河’在五爱小学的露天場上。”

柳玲不耐煩的說：“好吧，白天沒空，晚上一起看电影，总行了吧！”

“一定的。”爱华随手翻着‘海鷗’，一面愉快地点点头。

真是“天有不測风云”。下午，天气有了变化，太阳鑽到云层里去。柳玲发愁：“糟了，不会下雨吧！”

她匆匆地整理一下功課，做好了第二天学习的准备。又提早吃了夜飯，把老早做好了礼物从抽屉里拿出来送给了小弟弟：棉花捏成的兔子，白白胖胖的，鼓着一对用紅小豆做的眼睛。蓮蓬皮翻过来做的老漁翁，醬黃色，絲絲縷縷的，活象披着件蓑衣。还有用菱角做的牛……弟弟又跳又笑的，不住声的喊好。她也无心去听奶奶說“月爸爸”的故事，换了件新学生藍布褂子，整理了一下发結，忙用手絹裹了捧菱角，就赶到五爱小学来。

天色阴沉沉的，愁云在翻滾。

場上架起放映机。布幕也已架好。三、五亩地大的一块广场，人挤得滿滿地。

“要第三社来一个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”

“我們也同意！”这是第五社。

“我們也贊成！”是第六社。

“第三社不要扭扭捏捏！要不要他快呀？”

“要呀！”

人們尽情地鬧鬧嚷嚷，从內心爆发出合作化后得到第一

个丰收的喜悦。

柳玲耳朵里没有听进这些声音，她只是站在学校门口，眼睛瞟着那边的路上。黄昏了，天色朦朦胧胧，一社的那根旗杆影影绰绰的，啊，亲爱的爱华该从那根旗杆下边来的。她把一条辫子拉到胸前来，拆开又结起，结起再拆开。时间这东西多么奇怪呀！当你忙着的时候，它象一阵风也似地，不知不觉地悄悄地溜了过去；可是，当你等着一个人啦，它老是一秒一秒地爬着，象个背着沉重包袱的蜗牛，不，象架洋风车，尽管转来转去，却还站在原来的地方……。是谁喊了声“小玲！”不会是他吧？这么多人，大声吵什么。哦！不是，是喊的东庄的王小玲！几次看到黑影子，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，远看，好像是，近了，又不是。

场上慢慢静下来，喇叭声响了，报告剧情了。柳玲叹了口气，“真是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，王半夜！”她把辫子用劲摔到脑后，用脚把旁边的一个泥块，扑通踢到水里。

“柳玲！”

“哦，可等到他了。”

但他从她身旁走过，就这末喊了一句，又匆忙地挤到前面去，不见了。

喇叭停了一下，又响起来，是熟悉的爱华的声音：

“注意，注意，台风警报：据上海气象台报告……台风中心在冲绳岛附近，就是在东经……度，在北纬……度，预计明天要在长江口外登陆，现在，乡人民委员会要我们赶快抢割抢收，组织一切人力，把要成熟的稻子都收起来，晚玉米要壅土

……房子要用繩子网……”

不用問了，柳玲完全知道了他来迟的原因。場上的人馬上動員起来，連放映队的几个同志也一齐投入了搶收运动。

今天，中秋之夜。

田野里到处是黑压压的人，全乡的共产党员、青年团员、合作社員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出动了。稻田里割得沙沙地。玉米壅了土。危險的房子里的人都暂时搬了出来。草房子上盖起繩子結的网，在网的邊緣上压着磚头。……供销社的仓库也都做了檢查。到天麻花亮，稻子都已割下来了，正在往家挑。剩下来的几个單干戶，社里正派出青年突击队去支援。帶紅領巾的少先隊員，已經三三兩兩地开始来了，他們是来“打扫战場”的，——要撿起夜里漏下的每一个稻穗，保險做到“无一漏网”“顆粒还家”

合作化了的农民，是搶在台风前面收好了庄稼。

天慢慢亮了，风也一陣陣紧了起来。

柳玲經過一夜的劳动，臉色白白地。看看爱华，眼睛都熬紅了，身上沾滿了泥漿。她笑笑說：“不只是一个人忙半夜，大家都忙一夜了。”她們坐在一个車篷里喝着社里送来的茶。柳玲問爱华：“我們算是非正式的团小組会，交換交換思想情况吧，你現在对当会計还有什么意見？”

“半点儿意見都沒有，真的沒有。要有的話，就是实在还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，馬上又要办高級社……”

“天天画圈圈，不枯燥嗎？”

“起初我也这样想，有点鬧情緒。支部書記告訴我，合作社里太需要會計人才了，过去記帳，丟黃豆、菜豆的，老鼠偷吃了，什么都算不清。那时候，真合得上大家形容的‘口袋是倉庫，頭腦是帳簿’，……”柳玲想到楊四嫂子說的一番話，又格格地笑起來。

愛華又喝了口茶：“支書本人就是個學習的好榜樣，他有时晚上就宿在社里，大家都睡了，他宿的一間，門縫里還射出燈光，我去看看，原來他在一筆一筆學文化哩！真是，沒有文化，怎能建設好社會主義！”

“開頭，我認為會計工作，不過寫寫算算，很枯燥，等到鑽進去，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你要透過現象看本質……你不要笑我搬教條，你猜我是從那里開始對它發生興趣的？”

“開頭，我只知道，試算的結果，農業加副業，每個勞動日，平均劃到一塊半。一塊半就一塊半罷了，有什麼的，嘿，一塊半錢——却不簡單啊！我父親過去替地主、富農做工，上磨肩頭，下磨腳板，頂星星，戴月亮，起早睡晚，兩頭帶黑，吃的象豬食，用的牛氣力，一天不過三、四角錢，還要七折八扣，還要欠帳。現在真是自己做主人了，一塊半錢，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呀。將來還要兩塊三塊……”

“我有时忙到半夜——你又笑？笑好了，王半夜也不壞呀——但看到那些數字圈圈，一天天增多起來，變大起來，越看越有了感情。通過這些圈圈，我看到雙輪雙鉞犁、拖拉機，看到富裕了的社員的笑臉，看到托兒所的孩子們的圓眼睛，看到白雲似的棉花，黃金似的谷稻……別要小看那鋼筆杆子、算盤，

也是建設社会主义的武器哩！

“忙也确实够忙的，不过，这是安排得不好，忙半夜并不是好事情。等有了經驗，等社內有文化的人多起来，等你到我們社里来……。”

柳玲听着听着，“这不是一篇很好的介紹嗎，下次对团员們講講不是很好嗎？她看看那紅紅的眼睛，滿身的泥漿，覺得反而更加可爱起来。她爽朗地說：“我过去的看法錯了，我……”

“現在不是檢討的时候。”

风声更紧起来，天上的云在奔跑。有几滴水珠飄打到臉上。这些預告着大风暴雨就要到来了。

她們迎风站起来。

“你將來毕业后打算怎样？”

她掠了掠被风吹舞起来的头发，帶着无限爱慕的眼光說：“王半夜，同你一样。”

1955年秋

蚕 姑 娘

林玉珍在桑园里清除桑蠹，听到东边路上有自行车的铃声，远远看去是穿绿衣的邮递员，心也跟着清脆的铃声跳起来：“该有我的信来了吧！”心越急，这条桑蠹偏偏挑不出来。这时，小杨从那边举着一封信跑来了：“小林，信——”在她面前一晃，她一把没有抢到，只扯到半张桑树叶，嘴里嚷着：“小鬼，别闹！是我妈妈的信……”两人围着桑树追起来，小杨一不小心，辫子缠到桑树杈枝上，才伸手去解，一疏忽，信就被小林抢来了，嘴里说：“是人家妈妈写来的”，小杨拖长了声音：“噢——，妈妈写的！妈妈还是个小伙子哩？……嘿嘿嘿！”小杨在一边尽笑，小林奈何不了她，只在嘴内说狠话：“看你这丫头再敢嚼蛆子！”

信是从太湖边上一个村子里寄来的，小林一看笔迹就认出是镜哥的。她找到一处麦秸堆旁，刚要拆开信，听到背后“克赤克赤”的响声，不要是小杨这丫头又跟来囉！连忙把信揣到裤袋里，围着草堆转了个圈子，吓，原来是一只小羊，磨着松软的嫩红的嘴，独个儿在吃草。

她倚在草堆上，抽出信来读，天气暖洋洋地，太阳照在当头，她的半个头影投射到信纸上。信一开头，就是“蚕姑娘”。这个调皮鬼！再往下看，哦！原来是一首诗哩！

你的臉兒為什麼紅得象團火，
你的嘴兒為什麼氣得象面鼓，
難道就因为喊你一聲蚕兒媽媽，
就值得這樣大動肝火？

叫你不要這樣叫我，
叫你不要這樣喊我，
可是你偏要喊人家，
蚕兒媽媽！蚕兒媽媽！

蚕兒媽媽有什麼不好，
她替祖國撫養蚕寶寶，
織成雲錦，織成杭羅……
把姑娘們打扮得象鮮艷的花朵。

蚕兒、蚕兒誰說不好，
我賣蚕兒超過珍室，
我選擇這個切身的事業，
難道還不知道養蚕的重要！

我知道蚕兒會吐出柔絲，
飄到莫斯科，布拉格，巴黎，萊比錫……
把祖國的姓名織在絲綢的身上，
讓絲織的紅旗燦爛得象朝霞一樣。

我知道蚕儿会吐出工业，
拿絲綢可以換来机器，
你看那林立的工厂，
也有我們的心血。

多好听的蚕桑指導員，
这名字仿佛是用五彩的絲綉成的；
讓我們把蚕絲的产量提得更高，
替人們扩大美丽的源泉。

可是你叫我一声蚕室室姑娘也好，
就是請你別再媽呀媽呀的叫，
人家还是个十八岁的女孩儿，
被人叫做媽媽，怎么不害臊！

最后，还写着：現在叫你一声“蚕宝宝姑娘”，應該沒有意見了吧！这个調皮的小家伙！

林玉珍生長在太湖之濱，兩年前在滄墅关蚕絲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淮海平原的虞姬河畔的李家集子来工作。在历史上这是块有名的地方，什么虞姬河呀，胭脂河呀，虞姬曾經在这里梳妝过的呀，似乎同太湖边上范蠡、西施的故事一样的使人神往。可是，剛剛从那山明水秀的太湖，来到这黄尘滾滾的地方，总有些不习惯。这里原有的桑树在激烈的战争年代里早已

荒蕪了，新拓的桑園才一兩年，還不曾“開剪”哩！她想想，在這塊地方，到底能開展多大的蠶桑事業呵。

這裡，那象是養蠶呵！沒有蠶室，沒有象樣的蠶具，沒有寒暑表，蠶就養在蘆柴編成的席子上，一點兒也不象江南的樣子。她覺得有力氣沒處用了，幾次寫信給鏡哥，說：“對蠶來說，這兒真象是塊沙漠地方。”又由於她長得白白嫩嫩的，開口江南長，閉口江南短，當地人就笑她，是江南來的“蠶寶寶”，她很氣；這些事也在信上告訴鏡哥了。

不過這都是兩年前的事情了。兩年過去了，新桑園陸續開了剪，農業社里組織了養蠶專業小組。小林的臉晒得紅紅地，戴頂涼帽，鞋子上系起帶子，穿東庄，到西庄，在各個合作社內跑；辦公共室呀，講“快速養蠶法”呀，到那裡，人都圍了一團，送來了甜甜的水瓜，綠花皮的田雞瓜、煮熟的嫩玉米……這個說：“指導員到我們組里指導、指導吧！”那個說：“蠶指導同志！請你到我們那裡看看，有些蠶怎麼不肯吃了……”她跑來跑去的，真是“無事三十里”，許多姑娘們、嫂子們，都感到越來越離不開她了。

這時，區內來了個小楊，做她的助手，小楊是丹徒人，比林玉珍小一歲，一來就嘰咕，沒這沒那，總之是說不及江南好哪。小林做起大姐姐的樣子，攬着小楊的脖子，“小同志呀！這不是江南，要實事求是，不能硬搬硬套呀！”她拉過小楊的手——這只手還是白白的，和自己被太陽晒紅的手放在一道：“比比看，你這個江南來的蠶寶寶。”她想起兩年前的自己來，心裡覺得好笑。

自从小楊来后，她总觉得自己多了层責任，每当工作碰了壁，要淌眼泪时，她总是拚命噙着不讓它滚出来，暗地下說：“眼泪呀，不能流呀，要是給小楊看到了，还能象个样子？比比自己剛来时，現在不是一切都很好了么？养蚕事业在蓬勃发展哩！还允許遇到困难就流泪？”于是，她拿出做姐姐的气派，拿出堂堂的蚕桑指导員的身分，鼓励自己也鼓励小楊，克服困难，一同前进。……这一年养蚕得到大丰收。

有一天，她們到了張家庄，張大嫂子捧着个藍花碗吃飯，笑嘻嘻的迎到門口来：“指导員，你猜猜，一張紙，收多少茧？”小林怕說过头話，有意少說点：“二十六、七斤吧！”“哼！好大的口气！二十六七斤？再有二十六七斤也不止；是七十二斤，秤还抬头。”“乖乖！”她高兴得抱着小楊跳起来。

就在这一天，她接到鏡哥的来信，說在暑假里，要赶到这儿看看她。

* * *

鏡哥来了，兩人坐在一棵老桑树底下。

面前是一片綠得发藍的桑园，在西边，淺綠色的，那是合作社集体經營的五亩苗圃。鏡哥笑着說：

“沙漠里也不錯啊！”

“当然呀，是沙漠我們也要把它变成綠洲，你不曾听說“要高山低头，河水讓路嗎。”小林自豪地說。

“听說你們得了獎……”

“人家一張蚕种收到八十五斤，……我們算得了什么。”

鏡哥从旅行袋里拿出从江南帶來的水蜜桃，說是家內長